

# 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

梅祖麟

**提要** 本文(1)引征龚煌城(1990,2002)的研究成果来说明甲骨文的动词“于”(往也)在藏语里有同源词,所以上古汉语的动词“于”是共同汉藏语传下来的。(2)说明甲骨文的“往于敦”、“步于敦”等结构,原来是连动式“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后来由于“于”的语法化,就变成“动介宾”。(3)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往于敦”、“步于敦”等结构是“动介宾”,也有些学者认为“往于敦”、“步于敦”等是“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本文认为两种说法都对,并且指出这是语法化理论所说的层次重叠(layering):“往于敦”、“步于敦”等同时具有“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和“动介宾”两种结构。

**关键词** 甲骨文 汉藏比较 于 历史词汇学 语法化 虚词研究

《中国语文》2003 年第 4 期载时兵《也论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读后又去重读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1997),觉得有些话想说。

“于”字在甲骨文里已经出现。它在甲骨文里有动词的用法,意思是“来往”的“往”,也就是《毛传》所说的“于,往也”。动词“于”在甲骨文里虚化为引介动作的处所或动作的时间的介词。以上两点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1989)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还有甲骨文“于”字各种用法的例句,如书中“古文字常用字”360 页下所说的:

141. 于[yú] 羽俱切 鱼匣平

[析形]

“于”字甲骨文、金文或从弓作“𠄎”,或不从弓作“于”。

[释义]

⊖动词,往。《殷虚书契前编》1.8.1:“贞:王去<sup>𠄎</sup>于<sup>𠄎</sup>?”意谓王离开<sup>𠄎</sup>地前往<sup>𠄎</sup>地。

⊙介词,和名词组成介宾词组。

①引介动作行为的处所,相当于“到”、“在”。……《殷契遗珠》404:“辛酉卜,旅贞:王其田于<sup>𠄎</sup>麥,往來亡<sup>𠄎</sup>(灾)?才(在)十月。”

②引介动作行为的时间,相当于“到”、“在”。《殷契粹编》692:“自今至于<sup>𠄎</sup>來辛又(有)大雨?”《殷契佚存》938:“贞:王于<sup>𠄎</sup>生八月入于商?”……

尚待解决的问题有二。1. 甲骨文动词“于”是怎么来的? 2. 在什么情况下动词“于”字语法化,变成介词? 这两个问题都是时兵先生在文章里提出的,而且他采取崭新的态度:“本文认为,以往所说介词‘于’源于动词的观点实有可商之处。本文通过藏汉语言材料的比较及甲

骨文‘于’字功能特征的分析,指出介词‘于’的来源可能是原始汉语的格助词。”(343页)

本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如下:(甲)共同汉藏语有个动词,意思是“往,行”,“to walk, to go (to)”。它在上古汉语里演变为及物动词“于” $*g^{w}rjag > \text{ɟju}$  往也。(乙)甲骨文里有“往于X”、“步于X”、“出于X”句型的句子,X代表行为的处所终点。这种结构原来是 $V_1V_1O$ 组成的连动式。跟蒲立本(1986)、郭锡良(1997)两位一样,我们认为连动式 $V_1V_2O$ 中的 $V_2$ 变成介词是再自然不过的演变。换句话说,“于”字的语法化发生在连动式里。

## 二

于 $*g^{w}rjag > \text{ɟju}$ : 藏文 $\acute{g}ro$  行,走 缅文 $krwa'$  前往

“于”字上古是鱼部,中古声母是喻三(于母)。龚煌城(1990;2002:38-39,25,114)论证喻三上古归 $*g^{w}rj-$ 时举例如下,第一例就是“于”和“往”的藏缅语同源语。<sup>①</sup>

(1) 汉:于 $*g^{w}rjag > \text{ɟju}$

往 $*g^{w}rjangx > \text{ɟwang}$

藏:  $\acute{g}ro$  行,走

缅:  $krwa$  去,来

(2) 汉:芋 $*g^{w}rjags > \text{ju}^2$

藏:  $gro\text{-}ma$  西藏的甘薯

(3) 汉:羽 $*g^{w}rjagx > \text{ɟju}$

藏:  $sgro$  翎翻

(4) 汉:友 $*g^{w}rjəgx > \text{ɟjəu}$

藏:  $grog$  朋友,伴侣

(5) 汉:胃 $*g^{w}rjəds > \text{ɟwəi}^2$

藏:  $grod$  肚子,胃

(6) 汉:援 $*g^{w}rjans > \text{ɟwən}^2$  接援,救助也

藏:  $grol$  解脱,解

(7) 汉:越 $*g^{w}rjat > \text{ɟwət}$

藏:  $grod$  行,走; $bgrod$  行,走,越过(河流)

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1980)把喻三的上古音拟作 $*g^{w}j-$ ,龚煌城先生根据汉藏语同源词改为 $*g^{w}rj-$ 。杨树达先生(1934)所说的鱼阳对转,龚煌城(1995;2002:95)认为一部分可以接受,而且还可以配上藏缅语的同源词。

(8) 阳部

鱼部

藏文

缅文

往 $*g^{w}rjangx$

于 $*g^{w}rjag$

$\acute{g}ro$  行,走

$krwa$  来,去

亡 $*mjang$

无 $*mjag$

$ma$  否定词

$ma$  否定词

印 $*ngang$

吾 $*ngag$

$nga$  我,我们

$nga$  我

娘 $*nrjang$

女 $*nrjag$

$nya\text{-}mo$  妻子

$nyag\text{-}mo$  女人

相 $*sjang$

胥 $*sjag$

庠 $*dzjang$

序 $*dzjagx$

若 $*njak$

如 $*njag$

$na$  如果

若 $*njak$

汝 $*njagx$

$nang$  你

《毛传》“于,往也”说明“于”的意思是“往”。加上鱼阳对转的证据,“往”不但是“于”的语义,而且也是“于”的同源词。藏文 $\acute{g}ro$ “to go, to walk”的用法如下(Beyer 1992:268):

(9)  $bla\text{-}ma\ lha\text{-}sa\text{-}nas\ pe\text{-}tšin\text{-}la\ \acute{g}ro$

喇嘛 拉萨 从 北京 到 (喇嘛从拉萨到北京去)

藏文 $\text{-}nas, \text{-}la$ 是格位后置词(case postposition), $\acute{g}ro$ 是动词,意思是“于,往”、“到……去”,“to go, to walk”。

### 三

下面列举甲骨文动词“于”的用例,然后列举介词“于”的用例。例句后也转引郭锡良(1997)、张玉金(1994)的今译,不一一注出。

下面引的例句是郭锡良先生(1997:132)引过的:

- (六)步/往+于+处所名词/动词“田”  
(14) 辛酉卜,争贞:今日王步,于敦,亡咎?(合 7957)  
(15) 丁卯卜,争贞:王往,于敦,不左?(合 7945)  
(16) 贞:王往,出,于敦? 贞:王弗往,出,于敦?(合 7943)  
(17) 丁未贞:王往,于田,无灾?(合 557)

“步”是出行,“往”是去往,都只表示外出的行动,而不表示要去向哪里,一般不带处所宾语;“于”是去到,表示要到某地去,必须带处所宾语。“于”和“步”、“往”连用,是连动格式;“于田”是“于”带处所名词格式的类推,“于”的意义抽象化,是“去进行”、“去做”的意思,也是动词。“于田”即去进行田猎。

《甲骨文合集释文》(1999)里面的这四句,断句跟郭锡良不同。

- (14') 辛酉卜,争,贞今日王步于辜亡咎。(合集释文 7957)  
(15') 丁卯卜,争,贞王往于辜,不左。(合集释文 7945)  
(16') (1)贞王往出于辜。(2)贞王勿往出于辜。(合集释文 7943)  
(17') 丁未,贞王往于田亡灾。(合集释文 557)

郭文跟《合集释文》在断句方面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在“于”字前有逗号。

张玉金(2001:255)也引《合集》7943:

#### 4. (AV) + S + AV + V<sub>1</sub> + V<sub>2</sub> + CO

这种句型是,语句主语之后依次为:句中状语、动词1、动词2、补语。语句主语前的状语可隐可现。例如:

- (1) 贞:王勿往出于敦?(合集 7943)  
(2) 贞:祖丁唯循若于王?(合集 1854)

张玉金先生的断句方法跟《合集释文》一样,而且把《合集》7943 那句里面的“出于敦”分析成“V<sub>2</sub> + CO”(动词加介宾组形成的补语)。

张书 76—77 页也引了一套“V 于 X”句型的句子:

- (1) 贞:方允其來于沚? ……(合集 6728)  
(2) 𠄎殷贞:生七月王入于六?(合集 39817)  
(3) 壬辰卜,亘贞:王往出于敦?(合集 7941)  
(4) 丁巳卜,殷贞:呼師般往于微?(怀特 956)  
(5) ……戊申卜,殷贞:惠師呼往于長?(合集 7982)

张玉金认为上面几句里的“于”字都是介词,“V 于 X”都是“动+介宾”结构。

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1989:268):

……有的则在动词之后对象之前加上介词“于”,构成动补关系,如:

- (81) 贞:不至于商? 五月。(前 2.2.3)  
(82) 贞:王于生八月入于商?(佚 938)

- (83) 貞:我乎往于西? (天壤 56)  
 (84) 乙卯卜,殼貞:今日王往于臺? (粹 1043)  
 (85) □貞:王田于鷄,往來亡灾? (福 8)

《读本》的断句方法和分析方法都跟郭锡良先生不同,而且《读本》引征的例句出自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郭沫若《殷契粹编》、商承祚《殷契佚存》,其中有甲骨学“四堂”中的二堂:罗雪堂、郭鼎堂(王宇信、杨升南,1999:102)。看来甲骨学有史以来,给“往于西”、“往于臺”断句时,一直是“于”字前不加逗号。

郭锡良、张玉金两位,断句方法不同,分析方法不同。在列举例句以前,我们总得做个决定:引征的例句该怎样标点?

本文认为:1. 既然要引征标准文本《甲骨文合集释文》,断句就要按照《合集释文》。<sup>②</sup>小小的更动是可以的,但不至于影响语法分析。2. 张玉金所作的工作,是给甲骨文的语法做个静态的共时的描写。从这个观点来看,“来于沚”、“入于六”、“往于微”的结构确实可以分析为“动+介宾”。郭锡良大概是从历史溯源的观点来看“往于敦”、“步于敦”、“出于敦”。他问的问题应该是:这种结构在历史上是怎么来的?从历时往上看观点来看,这种句型很可能是来自“动<sub>1</sub>+动<sub>2</sub>宾”。3. 这里牵涉到语法化理论所说的层次重叠(layering)(Hopper 1991;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124-126):“往于敦”同时具有“动介宾”和“动<sub>1</sub>动<sub>2</sub>宾”两种结构。

先看“于”字的动词用法:

- (10) 壬寅卜,王于商? (合集 33124)对比:辛卯卜,王入商。(合集 33125)(“王于商”,王去到商邑?)。  
 (11) □午卜,在商貞:今日于亳,亡灾? (合集 36567;今天到亳地去,没有灾害吗?)  
 (12) 王去<sup>△</sup>于臺? (殷虚书契前编 1.8.1)  
 (13) △未卜,令雀先于△? (殷虚文字甲编 218;杨树达 1954:卷上 12 页《释于》:“先于△者,先往△也”)  
 (14) 从向歸,乃先于孟? (合集 29117)  
 (15) 王勿使人于沚? 若。(合集 5530;大王不应该命令人去到沚地吗?[这事会]顺利的。)

再看 V 于 X:

- (16) 乙巳貞:其往于夔,亡禍? (屯南 2123;要是去到夔地,那么不会有忧患吗?参看张玉金 1994:268;2001:76)。  
 (17) 乙卯卜:殼貞,今日往于臺? (粹 1043)  
 (18) 貞:我乎往于西? (天壤 56)  
 (19) 乎(雀)往于帛? 勿(乎)(雀)往于帛? (殷虚文字丙编 图版伍叁五六页,释文 89 页)  
 (20) 丁巳卜,殼貞:呼師般往于微? (怀特 956)  
 (21) 戊申卜,殼貞:惠師呼往于長? (合集 7982)  
 (22) 丁卯卜,爭貞:王往于臺,不左? (合集 7954)  
 (23) 丁未貞:王往于田,亡灾? (合集 557)  
 (24) 辛酉卜,爭貞:今日步于臺,亡咎? (合集 7957;今天出行到敦地,那么不会有灾祸吗?)  
 (25) 貞:王勿步于爨京? (合集 6477;大王不应该出行到爨京去吗?按:这句不能断成“王勿步,于爨京”。)  
 (26) 庚寅卜,在婚,貞:王步于杞,亡灾? (合集 36751)

- (27) 壬辰卜,亘貞:王往出于敦?(合集 7941;大王前往而外出到敦地?)
- (28) 貞:王勿往出于敦?(合集 7943)
- (29) 自灋至于膏,亡灾?(合集 28188;从灋地到膏地,没有灾害吗?)
- (30) 𠄎禦父乙,至于商酒?(合集 2199 正)
- (31) 辛巳貞:其執以至于商?(合集 32183)
- (32) 𠄎殼貞:生七月王入于六?(合集 39817;到下个即七月份大王进入到六地好不好?)
- (33) 辛酉卜,殼貞:今二月王入于商?(合集 7774)
- (34) 辛卯卜,殼貞:王入于商? 辛卯卜,殼貞:王勿入于商?(殷虚文字丙编 图版捌零八七页;释文 119 页)
- (35) 方其來于沚? 貞:方允其來于沚?(合集 6728;敌方会来到沚地吗? 敌方果真会来到沚地吗?)

现在来讨论例(16)——(35)中“V 于 X”的语法结构。

(甲)上面的“往于 X”、“步于 X”、“入于 X”、“至于 X”、“出于 X”、“来于 X”都可以分析为“动 + 介宾”。

“于”字在甲骨文中的一种功用是引进动作行为到达的处所,如“来于沚”(合集 6728)。“于”所在的介宾结构处于动词之后,作补语。共时描写的任务之一是寻求最简单的分析法来读通大多数的例句。甲骨文里既然已经有了个“动 + 介宾”结构的“来于沚”,我们不妨试试看用同样的分析法是否能读通“往于 X”、“步于 X”、“入于 X”等类似的结构。据上所述,张玉金(2001)、《商周古文字读本》认为是可以的。我们试了一下,觉得也是可以的。

(乙)现在我们来讨论另一个问题:“往于 X”、“入于 X”、“来于 X”等结构是怎样形成的?

(乙一)“来于沚”只有一种形成方式,就是动词后面加介宾短语。理由郭锡良先生(1997: 133)已经说过了:“来”和“于”义动词的运动方向相反,“来于沚”不可能表示先来而后去到沚地,只能表示来到沚地。因此,“来于沚”不可能是连动式“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只可能是动词加介宾短语而形成的“动介宾”。 $V + JO > VJO$ 。

(乙二)“往于 X”的形成方式可能有两个。

(i)在某个遥远的时代,“于”字只有动词的用法,没有介词的用法。在那个时代,“往于 X”只有一种形成方式:自动词“往”加动宾短语“于 X”: $V_1 + V_2O > V_1V_2O$ 。

上面所说的遥远的时代是我们想像的,但却不是空中楼阁。语法化一般是单方向的(unidirectional),只有动词虚化为介词,没有介词实化为动词的。据此,所有“于”字的介词用法都来自动词“于”字。换句话说,总会有个时期“于”字只有动词的用法。汉藏比较显示同样的结论。“于”\*gwrjag 字的前身在汉藏语里只有动词的用法,原始汉语亦然,而那时已经有了“于”的同源词“往”\*gwrjangx “to go”。

当然,在“于”字兼有动词、介词两种用法的时代,“往于 X”也可能是由  $V_1 + V_2O > V_1V_2O$  这种方式形成。

(ii)“往于 X”是由动词“往”加介宾短语“于 X”而形成的: $V + JO > VJO$ 。

(iii)“往于 X”可能先是个连动式“ $V_1V_2O$ ”。但在“于”字的介词用法产生以后,“ $V_1V_2O$ ”中的  $V_2$ “于”,被介词“于”同化,因而变成介词。这种演变也可以叫做“重新分析”。 $V_1 + V_2 + O > V_1V_2O > VJO$ 。

总起来说,“往于 X”可能有“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和“动介宾”两种结构。

把上面的分析法逐一用在“步于X”、“出于X”、“至于X”、“入于X”身上,结果可以列成下面的表:

	往于 X	步于 X	出于 X	至于 X	入于 X	来于 X
动 <sub>1</sub> 动 <sub>2</sub> 宾	+	+	+	±	-	-
动介宾	+	+	+	+	+	+

“动介宾”那项问的问题是:从共时的观点看,“往于X”、“步于X”等等是否具有“动介宾”结构?“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那项问的问题是:从形成过程的历时观点看,“往于X”、“步于X”等等是否可能有或有过“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结构?

上面的表说明动词“于”语法化变成介词的过程。(i)“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那项从左往右看,可以看到“于”字和“往”、“步”、“出”这几个外出义的动词配搭时,动<sub>1</sub> 和动<sub>2</sub> 的运动方向一致,“V于X”可以读作“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于”字还没有语法化。等到“于”和“入”、“来”配搭时,因为动<sub>1</sub> 和动<sub>2</sub> 的运动方向相反,“V于X”中的“于”只能读作介词。(ii)“往于X”、“步于X”、“出于X”这三项从上往下看,可以看到“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动介宾”。换句话说,动词“于”虚化为介词这个演变,发生在甲骨文的连动式里。

#### 四

蒲立本有篇论方位介词“于”、“於”、“乎”的文章(Pulleyblank,1986)。关于介词“于”的来源,他认为好些介词的来源是动词,而且一般说来介词组(prepositional phrase)来自连动式(serial verb construction)。再下一步蒲先生(1)引征《毛传》“于,往也”来说明“于”的意思是“往”(go),(2)引征“无、亡”、“甫、罔”、“胥、相”、“初、创”等鱼阳对转的例证来说明“往”是“于”的同源词。(3)同时指出“往”字一般不带处所宾语,“于”字带。

蒲文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证。他指出南美洲的混合语 Sranan 里,<sup>③</sup>动词 go(去,走)在连动式中已经变为跟英语 to(到,去)相当的介词(preposition)。

(36) a waka go a wosu

he walk go to house (他 走 去到 家)

He walked home (他走到家里;他走回家)

Sranan 语的 waka,一看就知道是英语的动词 walk“行走”;go 就是英语的动词 go“走,去”。从字面看,这句是连动式(相当于甲骨文的“步于动室”)。实际上这句是“动+介宾”(相当于甲骨文的“步于介室”),意思是“他走到家里”。

蒲文另外以三个非洲的语言为例。<sup>④</sup>这三个语言说“he ran to the market”(他跑到市场去了),逐字翻译的结果是:

(37) Nupe	he run go market		Igbo	he ran and-go market
	他 跑 去到 市场			他 跑了 而去 市场
Fefe	he PAST run and-go market			
	他 过去 跑 而去 市场			

在 Nupe 语言中,原义是 go“去到”的动词,已经变成标志方向的虚词了。

连动式中会发生什么样的语法化演变?表示“行、走”“to go”的动词在世界上各种语言中会产生什么样的语法化演变?这是 Hopper and Traugott(1993)和 Heine and Kuteva(2002)所提倡的语法化理论所问的问题。蒲立本 1986 年已经在往那个方向走了。

连动式中的演变规律,汉语本身就有例可循。比方说,治近代汉语语法史的都知道“醉把茱萸子细看”(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是连动式,连动式中的动词“把”虚化后就变成处置式。还有曹广顺的《近代汉语助词》(1995)。此书说明“V却”、“V将”、“V取”、“V得”等连动式中的“~却”、“~将”、“~取”、“~得”怎样虚化变成动态助词,胜义良多。不过跟本文题目最接近的,恐怕要推动结式的产生。

现在一般认为动结式产生于南北朝。关于论证这个结论的经过,蒋绍愚(1994:182-201)作过翔实的报导,而且蒋先生(2000:240-262)最近又作了新的论证。

回顾一下上面关于“V于X”的讨论,不难发觉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观察。(一)虽然大家一直认为“往于X”、“步于X”的结构是“动介宾”,但它们可能更早些是“动<sub>1</sub>动<sub>2</sub>宾”。(二)从字面上看,“往于X”和“来于X”都是“动+于宾”,但是它们的结构不尽相同。

动结式的产生时代的探讨过程中也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想法。(一)虽然“扑灭”、“击破”、“击伤”现在是动结式,它们更早可能是“V<sub>1</sub>+V<sub>2</sub>+O”的连动式或并列式。(二)“V杀O”和“V死O”虽然看起来都是“动<sub>1</sub>动<sub>2</sub>O”,但两者结构不同。前者是并列式;后者是动结式,而且产生年代也比前者晚得多。

蒋绍愚(2000)从两方面来说明动结式产生于南北朝。

第一,用《史记》、《论衡》这两部汉代的资料来说明“败、破、中、为、灭、去、伤、坏、堕、折、断、怒、杀、明、满”15个在V<sub>2</sub>位置的动词,在汉代都有使动或他动的用法,例如:

(38) V败:齐湣王伐败赵、魏军。(史记 1732) | 伐越,败之。(2175)

(39) V破: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3172) | 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2069)

(40) V伤:越王勾践射伤吴王。(1717) | 又言荆轲伤秦王。(2538)

(41) V坏:堕坏名城。(760) | 坏城郭,决通堤防。(251)

(42) V堕:推堕孝惠、鲁元车下。(322) | 直堕其履圯下。(2034)

据此,《史记》中的“伐败赵、魏军”、“击破之”、“射伤吴王”等都是并列式V<sub>1</sub>+V<sub>1</sub>+O。

第二,《世说新语》、《贤愚经》、《百喻经》中,使动用法已大大的减少。具体的论证包括:

《世说》中有“啮破”、“打折”、“摆折”、“掘断”、“截断”、“烧除”、“澄清”、“啖尽”、“申明”、“映彻”、“举却”等。这些词语的后一成分在《世说》中都没有用作使动的。(蒋文,254页)

《百喻经》中有“打破”、“决破”、“打折”、“食尽”、“饮尽”、“证明”、“洗净”、“烧烂”、“烧灭”等。在同一书中,除“破”、“折”之外,这些词语的后一成分未见有使动用法。关于“V破”,也留到下面讨论。(255页)

据此,南北朝的“打折”、“截断”、“澄清”、“举却”、“烧烂”等都是动结式。

动结式产生年代这个问题,探讨过程中一直有个公案:南北朝的“打破”、“啮破”、“决破”)是动结式还是并列式?

(43) (i)以梨打破头喻。(《百喻经·以梨打破头喻》)

(ii)以梨打我头破乃尔。(同上) | 当打汝口破。(《幽明录》)

(iii)破钱为两段。(《百喻经·二子分财喻》)

李平(1987:135)认为“打破”是动结式:

例(1)中的“以梨打破头喻”是作为标题的,正文中又有分用式“以梨打我头破乃

尔”。据此可以判定“打破”中的“破”已经内动化了,再不像“章邯击破之”(史记·陈涉世家)中“破”一样可能是外动词。

蒋绍愚(2000:258)说:

“破”虽然没有破读,但它的发展也和“折”一样,最初是他动词(在《史记》、《论衡》中仍然如此),后来自动词化了(时间大约也在南北朝),如“打我头破”和“打破头”的“破”都应是自动词。不过,他动词的用法也还存在,如“破钱为两段”的“破”是他动词。这仍然是新旧成分并存:自动词“破”已经出现了,并在动结式中使用;但他动词“破”也还存在,在述宾式中使用。

按:蒋先生所说的新旧成分并存就是语法化理论所说的层次重叠。“破”字在汉代是个他动词,在南北朝是个他动词,一直到现在还有他动用法。下围棋时可以说“我破你那块空”,还有“那位警察去年破了两宗抢劫案”。因此,《百喻经》的“打破头”可以分析为并列式“V<sub>1</sub> + V<sub>1</sub> + O”。另一方面,“打破”现在是动结式;据上所述,南北朝已是动结式。由此可见南北朝的时候新旧结构并存:“打破头”兼有“动<sub>1</sub> 动<sub>2</sub> 宾”和“动结宾”两种结构。

Hopper and Traugott(1993:124)给层次重叠(layering)下的定义是:

在某一个功能范围内出现新层次时,旧层次不一定会消失,而往往和新层次共存。

层次重叠是同一功能范围内各种形式相继语法化的共时结果。

孙朝奋(1994:25;1996:108-162)常以“得”字为例:a.得了一场大病。b.我们得(děi)请大夫了。c.没人晓得这件事。d.我舍不得买这么贵的东西。e.看得见他吗?我们也可以举“了”字为例:a.了(liǎo)了(·le)一件心事。b.这碗饭吃得了吗?这两句包括有动词“了”、态貌词尾“了”、动相补语“了”(吃得了)。不过上面的几个“得”字在几个不同的语法位置出现,“了”字也在三个不同的语法位置出现。上面两个例子说明一个语词在语法化的过程中扮演不同语法功能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可以同时在一个共时的舞台上出现。

另外一种层次重叠是AB两个成分,词序关系固定,字面上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去听也听不出来有什么差异,但是AB之间同时具有XY和X'Y'两种关系,而XY是旧的关系,X'Y'是新的关系,XY正在变成X'Y'。上面谈的甲骨文的“往于X”是个实例,南北朝的“打破头”是另一个实例。

Hopper and Traugott(1993:124)说:在A变成B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个AB并存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阶段有的长达几百年,但也有比较短的:

$$A > \left\{ \begin{array}{c} B \\ A \end{array} \right\} > B$$

以甲骨文的“于”为例,A是“于”的动词用法,B是“于”的介词用法。

$$\text{动词} > \left\{ \begin{array}{c} \text{介词} \\ \text{动词} \end{array} \right\} > \text{介词}$$

王于商      王往于亳      其来于汴

以南北朝的“破”为例,A是“破”的他动用法,“B”是“破”的自动用法。

$$\text{他动} > \left\{ \begin{array}{c} \text{他动} \\ \text{自动} \end{array} \right\} > \text{自动}$$

破钱为两段    以梨打破头    打我头破

也许有人会问:蒋绍愚说新旧并存,是因为他用了历时的资料,因此可以分辨何者为新,何



者为旧。你只是用甲骨文共时的资料,怎么可以判定“王于动商”是旧形式,“来于介汜”是新形式?换句话说,你凭什么把时间的箭头从动词画到介词,而不是反方向从介词画到动词?

问到这里,本文只能重复上面给过的回答:语法化是单方向的。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94 - 129) 有一整章讲单方向假设 (The hypothesis of unidirectionality), 跟本文最有关系的是 104 页所说的:

语法化最极端的方式体现于范畴下滑的斜坡,可以写成:

主要范畴 (> 形容词/副词) > 次要范畴

上面的公式里主要范畴是名词和动词(比较“开放的”、各色各样的词汇都能容纳的范畴),次要范畴包括介词(preposition)、连词、助动词、指代词(比较“关闭的”范畴)。形容词和副词处在主要范畴和次要范畴之间,而往往可以说明是分别从(分词性的(participial))动词和(方位,方式(manner)等)名词变来的。差不多所有的语言都有两个主要范畴:名词和动词(Croft 1991 认为有三个主要范畴:名词、动词、形容词),但是次要范畴在各种语言中的分布颇不一致,常常以词缀的身份出现。按照单方向理论,我们可以暂时认为从历时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次要范畴都来自主要范畴。

因此,如果有个语言有“动<sub>1</sub>动<sub>2</sub>宾”结构,同时又有“动介宾”结构,(而且动<sub>2</sub>和介是同一个语词),那么一定是前者先形成,后者后形成。蒲立本已经用过这个通则来说明“于”在《诗经》中可以读作“往”义的动词。他的假设在甲骨文中得到印证。如今我们又在用同样的原则来推测商代早期或商代以前的情况。<sup>⑤</sup>

#### 附 注

① (1) 龚煌城(1990)论证喻三归\*gwɿj-的例证,拙著(1992)引过。此文收入拙著(2000)。龚氏(1990)的研究成果潘悟云(2000:243)也有报导。(2) 龚煌城(1980:484)已经提出上古汉语“于”(“往”)的藏文、缅文同源词。那篇文章有中译本,载于《音韵学研究通讯》1989,13期,12-42页(席嘉译)。

② 郭锡良(1997)文中甲骨文的例句大概是引自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1988)。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1999)曾经说明《甲骨文合集》(1978—1982)的编纂经过(79-85页)、《甲骨文合集释文》(1999)的具体工作过程(85页),并且指出《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1988)的释文“存在着不少问题”(409-410页)。请参看。

③④ 蒲立本文中 Sranan 和非洲语言这两个例,分别引自 Bickerton(1981:118,127)和 Hyman(1971:30)。

⑤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2002)《普世语法化词林》160页:“GO TO > ALLATIVE Archaic Chinese YU ‘go to’ > ‘to’, ‘at’ (Alain, Peyraube, Personal Communication).”(上古汉语“于”(往也)>介词“到”、“在”(贝罗贝个人转告),语焉不详。今按该书体例在英文摘要中补出例证。

#### 参考文献

- 曹广顺 1995 《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  
郭锡良 1997 《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第2期。又收入郭锡良 1998。  
郭锡良(主编) 1998 《古汉语语法论文集》,语文出版社。  
胡厚宣(主编) 1999 (王宇信 杨升南 总校审)《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龚煌城 1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史语所集刊》51.3。  
中译本 龚煌城(席嘉译)《汉藏缅元音的比较研究》,《音韵学研究通讯》1989,13期。  
—— 1990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西藏研究论文集》3;重刊于《声韵论丛》1(1994)。

-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In Wang, William S-Y. ed.,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8.
- 2002 《汉藏语研究论文集》,《语言暨语言学》专刊丙种之二(下),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 蒋绍愚 1994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0 《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收入蒋绍愚著《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又载于《国学研究》第六卷,1999年。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 李平 1987 《〈世说新语〉和〈百喻经〉中的动补结构》,《语言学论丛》第14辑。
- 刘翔等 1989 《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书中《甲骨文中的几种语法现象》、《金文语法的几个问题》、《古文字常用字》都是由陈初生先生(暨南大学)执笔。
- 梅祖麟 1992 《汉藏语的“岁、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
- 2000 《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时兵 2003 《也论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第4期。
- 孙朝奋 1994 《〈虚化论〉评介》,《国外语言学》第4期。
- 1996 (Sun, Chaofen) *Word-Order Chang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王宇信 杨升南 1999 《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树达 1934 《古音对转疏证》,《清华学报》10.2。又收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1955)。
- 1954 《积微居甲文说 卜辞琐记》,中国科学院。
- 姚孝遂(主编) 1988 《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
- 张玉金 1994 《甲骨文虚词词典》,中华书局。
- 1998 《殷墟甲骨文句类问题研究》,收入郭锡良主编《古汉语语法论集》。
- 2001 《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
- 张秉权 1957-1967 《殷虚文字丙编》,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 郑张尚芳 1992 《切韵j声母与i韵尾的来源》,《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 周法高 1992 《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台北,史语所。
- Beyer, Stephan. 1992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ickerton, Derek. 1981 *Roots of Language*. Ann Arbor: Karoma.
- Croft, William. 1991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Traugott, Elizabeth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1:17-3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yman, Larry M. 1971 Consecution in Fe<sup>2</sup> fe<sup>2</sup>.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10.2:29-43.
- Pulleyblank, Edwin 1986 The Locative Particles YÜ 于, YÜ 於, and HU 乎.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1,1-12.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and Bernd Heine (eds.). 1991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2 vol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梅祖麟 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学系)